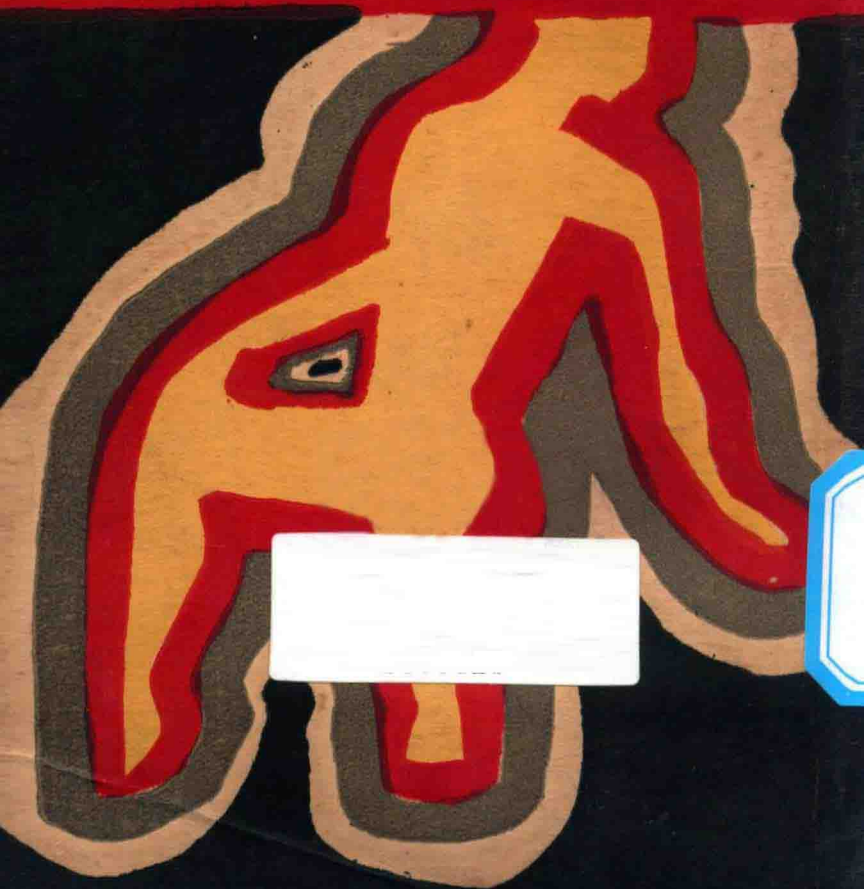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的道路



啞鐘的破碎

一

當一九二七年的新秋時節，在漢口濟生三馬路的一個湫隘的里弄裏面，有一個青年正病在第五號門牌的一家樓上。他的住室只有樓的二分之一，是前樓。

他的病象從外表上看來是平常的，頭腦劇痛，和寒熱無常；可是這種病是叫不出名字的，如果『時代病』在醫書上可以成一個專門病名的時候，那末，他的病是『時代病』中之一種。

他的『病因』寫起來可以成一部書，然而我們簡括地說，則不外

兩種：一種是革命青年的園地日見削弱，他的心裏早有了一個革命失敗的預兆；再一種是他在政治上地位之末落，使一個漂亮的女子拒絕了他的愛情。

他那裏隔層板壁的後樓，起初是空着的，因此，這空洞洞的全樓，祇有他一個獨人。他的故鄉遠在三千里外，在當地他很少親朋故舊。同時，因了他對各種各樣的人都不重要，他的病沒有被人們視作新聞消息的可能；所以——那一間樓是寂寞得可怕的。

他所有的財產——有很多人嚴正地說他是小資產階級——俱移靠在他病牀的左右：糞粥的風爐，煨藥的瓦罐，馬桶，破書本……距他的手腕總沒有超過一臂之遠；他有許多瑣事是需要自己動那枯柴般底雙手的。樓下房東所雇用的老媽媽也襄助他一些事體，如買東西泡開水之類。她每天梯拖梯拖地在樓梯上上下下三次，嘴裏是一貫的問句

——要麼事，您家？買麼事，您家？

病人的神經是異常敏銳的，如果你能給他些微作文的材料，他擴充起來就可以著書立說；他注視了牆壁上的污漬，就推想到繪畫的由來；他瞥着窗外的片天，又可以測究哲學的原始；他溫起他的戀愛史就可以成一本長篇小說。不過這些飄渺的幻想對他過敏的神經消耗極少，他腦筋裏大部份的功課依舊是政治問題的縈繞，他極需要知道些時下的政治消息。然而那老媽媽確是不革命的，她天天奔走街衢，却帶不來一點這病人所需要的東西；結果，他研究的材料沒有增加，而探求材料的希望愈趨愈烈，因之使他的病勢又加重了許多。

命運常常是擺弄不幸者的，牠給予這病人的不是直截了當的死，反贈了他一個佳鄰——這佳鄰在他病了不久的時候就搬來了，住在後樓。很湊巧的，這鄰人有一個朋友也正是這病人的認識者，那位朋友

在陪着這鄰人搬來的時候，就指着病人介紹給這位新的房客：

——這位是吳稚人，思想極好，是一個革命青年，又是一個浪漫的文學家。

顯然的，這種惡意的恭維使病人心裏異常難受。然而他看那壯健的鄰客，已在謙卑地鞠躬了；他那洪鐘似的喉嚨，已吐出了頗可愛的國語，

——久仰得很！

在病人幽幽地說出一句『笑話笑話！』以後，那位朋友纔說明了這鄰客的來歷：

——這位張君，是這裏附近的國語專門暑期學校裏的學生，他府上是河北，是一位很努力的革命青年；而現在是閣下的芳鄰。

——很歡迎！病人說。

——因為你們兩位都是很好的革命者，所以介紹你們認識，以後

兩方面談話都可以極自由，不必互相提防！那位朋友說。

於是他們便像熟人般攀談起來了。

這位鄰客的音容舉止，在在使那病人感覺到一種內愧，和一種天然的缺陷的自恨。他是壯健，鮮紅的血色映印在潤白的皮膚裏；他的談吐滑稽而有趣，面部是經常地帶着快樂的微笑。他似乎很有錢，穿着極漂亮的西服，皮鞋踏在地板上特別有勁，而滿嘴是被壓迫階級等等——這正是因了他的意識是被壓迫階級的。這些情形和那位病人竟完全相反，那是孱弱，貧病，一個善於懷疑的悲觀論者。

一種思想的信仰能包括這兩種完全不同的人，真不能不說是這種思想的偉大；雖然他們的性情可以決定他們信仰的程度不同。

這位新鄰對於病人確是一劑無上的良藥，雖然有時候他倆像生活在兩個異樣的世界裏；可是當病人需要知道些政治消息的辰光，他就

可以將這位新鄰請過來，而他也就不憚詳復地長言大篇的講。許是河北人講話太近於國語的緣故，他講出來的話特別動聽——他的聲音從他廣闊的胸部流出來，正像一個洪鐘。

因為病人是素耽於靜默，這洪鐘的發揚似乎是過多了；他講時勢也講理論，好像對面的人是什麼都不懂得的。他對這位病人像是一個對愚衆的宣傳員，有時幾於是在教訓那病人了。

下藥份量的不適中對於病人是一種痛苦，他有時覺得自己的自尊心受了傷害，他便在心裏罵那宣傳員，

——討厭的蠢貨，談起這些事來，我比你懂得多了。你原是這麼一個缺乏修養的誇大狂者！

他的義務應當忠告這位緊鄰此後對人講話的態度，和對於對方人應有的估量；然而他終於沒有開口。

從這位鄰人各方面看來，他善於交際是沒有問題的。他搬來兩三天，他的房裏便漸漸來了些朋友，這些朋友都操着熟練的國語，而且談着學校裏的瑣事，由此推知他們都是很要好的同學。他們談得最起勁的，自然是關於女人問題——尤其是他們男女同學中的一切趣事。他們大聲地說話，狂放地鬨笑，而主人洪鐘似的喉嚨成了他們的領導者；沒有那一個的發音，能抵得上這位主人的雄渾——主人終竟是主人。

偏偏那時候病人的熱度突然增加；可是這位芳鄰似乎忘掉了前樓上是一個病人，甚或是他要故意地奚落這位弱者，他伴着他的來客們高聲批評他的新居，縱談女人的胸臂與大腿等等……所幸這位病人在高熱中有些昏迷，他像在長夜的黑暗裏驟見了強烈的光，又像航海者

在厭倦了的濤聲裏忽地近了喧闐的都市；雖然那些談笑雷霆似的震動耳鼓，然而他聽去是模糊的，像在夢中似的。等到他熱度漸退了以後，這些『越人之視楚人肥瘠』的談笑者，不僅沒有引起他的嫉恨，他反而歡迎他們，把他們無聊的談笑作爲新的研究的材料。他有時覺得很快樂，當別人歡笑的時候。雖然他是隔了一層板壁，他們對於他是漠不相關；可是他覺得自己儼然成了他們歡笑中的一員，（但他在一旁是批判的，嘲笑的）他常是滿足地想：

——所謂快樂，大概是從別人的生活裏發現出來的。

果然，他不久便在這位鄰人的來客之中，發現了還有女客。他想，一個舞臺上總要有男有女纔有好的戲做，尤其是這隔壁戲——閉着眼睛不用而用耳朵去聽的戲，一定是更其有趣。因此，他便開始注意，好奇地研究起那幾個最熟的聲音來了。

畢竟這中華大國是難於統一的，即使是國語也有好多種；由病人分辨出來，在兩個熟慣了的男客之中，一個是揚州人的國語，一個是安徽人的國語。那揚州人常是輕浮而拖沓的講話，語音裏帶着重濁而諂媚的煞尾，但也強裝作文雅。那安徽人則比較沉默，他很少講話，然而講起來却異常吃力。他似乎常常在嘆氣，聲音也非常頹喪，詞句上堆砌了很多的生硬得要命的時髦名詞，例如煩悶呀失戀呀犧牲呀等等；這大概是一個自命多才而不爲世用的英雄。

有一天，病人似乎感到是第一次括起了秋風似的，他瞥見有幾片樹葉在西南風裏飛舞，天色也很陰沉；這時候，後樓上正來了那兩位男客，並且他們又開始鬨笑起來。這一天的鬨笑，使病人特別感覺到溫暖。

最初被聽到的，是揚州國語的開鑰：

——密司特張！（這第一句便肉麻得不堪入耳）這兩天密司匡和密司陳來過嗎？

——她們倆昨兒還來過兩次。這是河北人含着驕傲的答覆。

——你真是好福氣啦！哈哈……

——嚇嚇……這恐怕是那安徽人的笑。

『我真不能了解密司匡，』揚州國語說，『你說她對我沒意思，又像是很親熱的。說她對我好麼，偏又那樣地裝腔做勢。她總不叫我爽快地弄上了手。』

『老王！』一種手拍臂膊的聲音隨着那洪鐘似的語聲散開來，『像你這樣的神技，馬上可以成功的。不上兩個月，我們可以吃你的喜酒啦。』

『我們的王小二，戀愛成功是沒有問題的。那會像我……』安徽

人可憐的語氣便更顯得可憐：『好啦。我雖比不上王小二的成績，也來叨光一杯喜酒罷！哦哦！』

『哈哈，喜酒，那是當然的！幸而做小弟弟的成了功，你們一個是介紹人，一個是證婚人。老子！你還發什麼牢騷呢？說不定你先成功，我們便先吃你的喜酒啦——』

『哦哦，笑話！如果密司陳肯嫁人，你應當向密司特張要喜酒吃；我沒資格，我恐怕要同維特同其命運——』

『打倒打倒，打倒醋瓶！——難怪你們兩位要使醋勁兒，可惜我們校裏的女生太少，僅僅這兩個寶貝，又何從分配起呢？』

『別這樣說！』那河北人反倒莊嚴而鄭重起來了，『實在的，密司陳待我還不錯，密司匡也是一樣；然而我們完全是純潔的友誼，也可以說是道義之交。密司特于！請你相信我！我是很同情你的，我不

會割你的鞭子。我曾經答應你爲你幫忙，我自然是希望你和密司陳能够結合！可是密司陳的小姐習氣依舊是很重，她和×××一般少爺們還騁得極好，你要留心的倒還是那些人——』

『總之，無論如何，我必然是要失戀的！我明知其不可能，然而我愛她，嚶，我愛她！』安徽人嘆了口氣，他的背脊砰的一聲碰倒在板壁上，這使隔壁的那位病人嚇了一跳。

『不是做小弟弟的誇口——』揚州人像是特別高興，『我的選擇總算得法；我看中了的是密司匡，她的面孔沒有密司陳漂亮，因此也沒有有人來和我爭風吃醋；不過，我這好事總還要密司特張幫忙，才能保險——因爲她們都是崇拜你的呀！』

『我自然是願意幫忙的！』河北人說。

這種躊躇滿志的口吻，激怒了隔壁的病人。他覺得這是種陰險的

唱示，有血氣的人總應該燃起他嫉妬之火的——然而這揚州人和安徽人却低頭在這種人的面前。因此，他覺得這兩個來客是可厭，却又可憐！他知道很清楚，想戀愛而請別人去幫忙，這已經是海底撈針的把戲了。

『密司匡的革命精神是很好！』河北人好像又賣弄什麼似的，用他那洪鐘般的聲音說：『如果我想戀愛，我一定要愛密司匡的；我總不大喜歡密司陳的小姐氣派！我們革命者不反對戀愛，可是我們要戀愛不妨害革命，是的，戀愛不妨害革命！事實上我之所以和兩位密司接近，完全是爲了宣傳我們的主義！我覺得他倆的小資產階級浪漫色彩雖重，但她倆是敬愛革命者的，她倆都有走上革命道路的可能。』

『對於你們兩位，』他講演似的繼續下去，『我素來是佩服的』

——所佩服的不僅是你倆的學問，而尤其是你倆的革命精神！可是有革命的精神而不加入革命的組織，始終是可惜的。我希望你們能堅決的加入組織，切切實實地踏上了爲被壓迫者謀利益的道路；那時候有了戀愛，又有了革命上的地位，這纔是青年們的模範人物。你倆的意見究竟怎樣呢？』

『我不革命便罷，要革命就要革得澈底，我是擁護工農底利益的！』革命的揚州人說。

『我早就感覺到自己的生活煩悶極了，我是不怕任何底犧牲的。』
『不過，我一向爲了密司陳對我太無誠意，所以把我的志願延擱了下來。密司特張！請你放心！我們不久會走到一條路上來的。』

——革命從實際行動上搬到了一般人的嘴上，這總不會是革命中的好現象罷。病人聽到這裏，他對革命的忠心受了傷，像是被蟲咬了

似的。

『喂！』河北人突然放低了他那洪鐘般的喉嚨，低到了極可笑的程度，『對於加入組織的問題，我和你倆談過好多次了。如果你倆決定了，我情願負介紹之責！就是那兩位密司，我也在勸導之中。目前我們的組織，認定這時候是革命的緊要關頭，需要努力在這時候擴大組織範圍——因此，我希望你們兩位即刻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！』

——原來如此。隔壁的病人深深地嘆了一口長氣。

『喂，這前樓上住的是什麼人？』安徽人戰戰兢兢地問着。

『沒關係！是一個病人，我認得的。』

『那兩位密司最近的態度怎樣呢？』這便是揚州人給與河北人的答覆。

『她倆最近的傾向是很好的。不久的將來，就是頂唔唔的女同志

啦。』

『過幾天再說罷！』安徽人囁嚅地，『等我自己決定了，我再通知你煩你介紹！關於密司陳，我昨天去了一封堅決的信，請求她和我以合作的步武來走上革命的大路；並望她給我一個最後的答覆——允許或者拒絕。我覺得自己是這麼一個弱者，我再也受不住她玫瑰花刺的凌割了。我在決定我的事業以前，這個麻煩問題是需要先解決的。』

『我一切正和老于一樣；密司特張，過幾天我再給你那個答覆罷！』揚州人說得矯捷而且輕便。

——完了。至少隔壁的病人是這樣想。

『呵，我們還是談談你倆的戀愛問題罷！』大概河北人也感覺到
有撥轉話來的必要了。

於是揚州人便慷慨淋漓地談起他戀愛的經過——他說他老早就注